

資治通鑑

第三
函
十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蘇翰林侍讀學士李太僕卿西京高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

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七起開元盛極盛強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京官即任使出入

常均未為恒式恒戶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去年改門下省為黃門侍中為舊制雅俗之樂皆

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倡者呂枝渠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

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更工衙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梨園在禁苑中注已見前

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西內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表楚客皆

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時掌翻疏所上雖不能用

咸嘉賞之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為妄富戶姚與師鳩摩羅還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无滿姚

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石虎敬重佛圖鳩摩羅什不能存秦姚與師鳩摩羅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

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懷音怪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尼女以偽妄

還俗者萬二千餘人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翹失政奚契丹攻陷之

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敗訖翻又音契翻呼會翻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城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或言韃靼奚霫大欲降唐正

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韃靼音未易音而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

矣復扶又翻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日大武軍在代州比後改奏請擊契丹復置

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冷陁敗見上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

丹將即群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彈使丹敕紫微黃門覆

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庚寅朔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

拔頡利發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頡戶結翻考異曰舊郭虔瓘傳云默啜今石阿失畢將兵

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阿烏葛翻將即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騎

寄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母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

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駿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

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駿節度靈州界有豐安定遠等軍在黃河外武德四

入迴樂杜佑曰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定遠軍分豐州迴樂縣置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

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臨陵如翻駿子峻翻降戶江翻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杜佑曰安北府

五十里南至朔方八百里西至九原置兵屯田 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罷十道按察使見上卷上以益

州長史陸象先等為之長知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倫為恭陵令倫力追翻又

孝敬皇 寶孝謀之子光祿卿勳公希城等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寶孝謀字見二百五卷武后長由

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唐制大理司直從六品上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闕楚珪為其府參軍

唐親王府錄事從九品上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近引

流外官也參軍正七品上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近引

旨以寢 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量音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近事謂中宗實系紀

綱素音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突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

封燕北郡王燕因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

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尔就開職微有沮喪下避振翻人情

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果州漢安漢

漢故城置南宕渠郡隋廢郡改安漢縣曰南充縣屬睦州武德四年置果州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

百五十九里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八里 考異曰幽求傳曰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快於

敕賊兼有怨言既授監州刺史紹京傳曰姚崇素惡紹京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去年遣王琬按行

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紹京刺史今從實錄

翻還從宣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一千三百里

翻又知字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一千三百里

張如燕衛遂忠公孫思敬等凡十三人治音浮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西

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勿翻若慈由翻長知兩朝都甘翻磧七迹翻降戶江翻考異曰當錄此月云獻擒賊帥都擔六月景

都翻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實錄此月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內附九卷青州刺史韋安石

家好虛聲云三萬帳蓋兵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廣宗景雲元年

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

街翻彈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為姑蒙婦人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為沔州別駕嗣立為岳州別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

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從千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揣初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

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隱爲子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外而翼之左傳楚子西謂白公勝曰勝如卿余翼而長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

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撓奴巧翻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遂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累力上又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爲工部尚書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

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新傳云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從才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諸王每旦朝於側門朝直通退則相從宴飲關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聖使驛吏下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

其中更工衡翻下更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弈遊獵間古覓翻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爲業煮藥

爲于傷翻回飆吹火誤焚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贊如說翻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樂音洛不任以職

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舊制岐州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考異曰實錄舊傳作幽州今從唐曆舊紀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虢州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

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長史是後諸王爲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尚吐蕃之貴姓也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

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乘輿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街鐙也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者夫若子也其舊成錦繡聽

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母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唐法杖一百者杖八十罷兩京

織錦坊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吏謂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其義奢靡之易以溺人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篇之辭易以可不慎哉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

等將兵六萬監古衙制將即亮翻兵二萬食載云八萬人皆沒今從唐記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憂負戈甲齋資糧

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苦犢掌息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

也行至灤水山峽中薊州雄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灤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

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俗謂婦人之老曰婆言薛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

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將即制悉斬之於幽州唐子較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

客之罪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使職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

數上疏妄陳休咎數所乙巳貶漆州刺史漆州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皇帝

以韋氏所立故仍謚曰皇戊申禁百官家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宋王成器

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興慶宮後謂之南內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直東

內人主往來兩宮外人莫知之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王城王宅在安東坊薛王宅在樂業坊二坊又於宮西南

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

歡賞資優渥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考異曰實錄云八月乙卯擢長解入

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自選後官無用者載

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乙亥吐蕃將牟達延乞力徐帥眾十萬寇臨洮

軍蘭州至于渭源果如解琬之言岷州溢樂縣古臨洮縣義寧二年更名渭源漢隴西之首陽縣也後魏

下同洮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薛訥以隴右之賊削除官爵改命以右

士刀翻

資台通鑑

唐紀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常樂漢屬至縣地曹魏分廣至置且禾縣李暹於此置京與郡與太僕少

卿王駿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事見上卷又音善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王謂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

豫州鼎銘武后鑄九州鼎自製銘其末云上女降鑒方建隆基通典載豫州鼎銘曰後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步降鑒方建隆基

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

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

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救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

法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江嶺淮浙劍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突

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降戶江胡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後扶丙

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戊午上還宮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武街在漢代道

縣東白石山西北唐為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駿帥所部二千人與

訥會擊吐蕃全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駿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破子駿帥所部二千人與

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

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呼火故訥駿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諸軍合追奔至洮

水復戰於長城堡秦縣長城起臨洮因又敗之敗補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史補戊辰

姚崇慮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九曲之地也去積

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直朝

詔北庭請降此西突厥也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環使于吐蕃宣慰金城

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示洮水請和用敵國禮勿朝使疏吏朝洮土刀朝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諸北庭請降此西突厥也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環使于吐蕃宣慰金城

計其年之按自北至四年非去年也既云以敗請和又得云自恃兵強既云天子念之又當年八月已從舊傳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甲子置龍右節度大使湏嗣郭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壘若十二州

須雷作通嗣字衍事當作李郭當作郭臨州本漢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隋廢郡後為狄道縣屬隴

州天寶三載始分置臨州新舊志皆云然據此則已置臨州之矣武州右白馬之地漢武乙酉立皇子

西魏改曰石門縣置武州州後魏若昌羌之地後周置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

司真為鄧王 嗣考異曰實錄以此作鄧王於後作鄧王今從舊傳 余詳考新舊二史嗣真是年與嗣初

諱鄧王 嗣初為鄧王嗣主為鄧王 嗣主當 辛巳立鄧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

寵而王嗣直之母若鄧王 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 帝置惠妃麗妃華 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忠 騎奇奇少詩

擊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 遠從宣翻又如字 考異曰舊傳以為景龍三年事按實錄景龍三年

名郭景雲以守忠猶在又開元二年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于北庭為鎮將妻傳言之曰謂遮弩曰

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書此以戒兄弟日尋于戈而 假手於他人以逞其志者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

隨散親舊 用翻 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 浪翻 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

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

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

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 復共又翻更工衡翻 姚崇之所以問齊澣之所以對皆端已以方人欲不失其

愧失權之授則貶之為王莽董卓李林甫楊國忠為大臣者亦 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

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易以政翻 推時人謂

資台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四

之伴食宰相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

管仲請國於魯鮑叔受之以歸言於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奚使相可也桓公用之遂霸諸侯

美之鄭子皮當國授子產政子產辭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不聽遂授以政鄭國大治下民稱

自謂不及蕭何一導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帝二年更工衛尉夫不肯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

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事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懷

矣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治直吏詔增音

哉素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它技斷丁亂胡荷於綽綽又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者已有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朝直通翻

文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幸

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

祿車易施失鉢羅侯斤等十二人請涼州內屬乙卯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百一十一人來降十月庚

辰胡祿二萬帳請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萬選祿下首領裴羅達千來降二月突厥十姓胡祿屋左首領

咄祿毀右廂五弩失畢侯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三月突厥支副思等來朝詔曰胡祿屋左首領

之尉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家歸國五月詔葛邏祿胡星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護湯惠惠與葛邏

祿胡星等相應安西都護呂休球與鼠尼施相應又云及胡星來十姓大首領計會角唐勝九月九月胡星

星關最十月云胡星星鼠尼施為三姓必失然胡星來十姓大首領計會角唐勝九月九月胡星

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祿胡星鼠尼施為三姓必失然胡星來十姓大首領計會角唐勝九月九月胡星

祿參差雖據今從舊傳余考新舊史時默愛既破突騎施不能撫安西突厥十姓故來降而高文簡則

默愛之制皆以河南地處之呂昌

三月胡祿屋酋長又高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

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涼州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青

軍之最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朔州有赤青

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有三族一

三姓葉護遣即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

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

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膜莫胡胡膜拜胡禮拜也瘞於討讞

起崇奏諸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差御史下諸道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受夷夏中外又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唐堯協和萬邦韋湊所謂兼愛夷夏也漢武事見漢紀夏戶雅翻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

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復扶又翻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監古衙翻使疏史翻下同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按汗

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按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

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環俱求翻

龜茲音丘慈下返嫁翻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西屠其三城俘斬千餘

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張音宦騎奇奇翻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獼賓等八國皆遣使請

降降音音會有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兵曹參軍即司兵參軍是後復用孝嵩為都護者名西域京兆尹崔日知

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

恐惕楊瑒呼葛翻又音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歙縣漢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因為名唐帶歙州

歙書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考異曰開元幸臣奏云李伯等不知伯何人也今去其名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

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慮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

其職乎稱尺證翻乃止尚書左丞韋玠玠方貧翻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玠尋出為刺史宰相

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急及不稱職玠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玠即貶黜於外

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相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省事謂尚書伏望聖慈詳察使當

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為之酋長奇翻

將即亮翻苗慈蘇祿頗善緩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眾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使就吏翻下

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西方屬金故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

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殿中省有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各有奉御二人

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

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除游擊將軍唐餘游擊將軍從五品下敕下下殿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尋章爲奴請五品實亂

鄧王嗣真諱也而新舊書以安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之副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北爲安西亦誤使疏吏翻下同

山溫湯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
開元二年

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唐汴州治浚儀縣古之大梁也若水餞之行

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鵠鵲鵪鶉等鵪居有翻鵠否也翻鵪鵪似鳬而大鹳高毛冠水鳥也楚雅曰鵪鵪陸田新義曰鵪鵪鵪現不流其腸交搏開出不流所謂

曰鷓鴣五色有毛如船施小於鰓性貪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淮賦云鷓鴣尋邪而逐害此鳥蓋

皆有序度。各傳張翊江嶺水陸通送食以梁肉割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以鳳凰爲

崇又命捕之。覓若水謂望乃天災，非人力所及。且修德以禳之。禮如引望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

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妖於喬朝直遙謝古之良守守手皇不入境。若

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監選須餉餉下典選同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今韋濟詞理第一一鄆城古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為兗州治所晉屬濮陽郡唐帶濮州鄭吉據翻

擢為醴泉令自繁縣擢為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作百當十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朝直遙翻考異曰韋濟傳云

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肅宗試在四月從恩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非其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以齊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今亦從唐縣

言為非矣稱職則或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韋嗣立思謙之子長安中為相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海南謂林邑扶南真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船音又欲往師子國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

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傳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各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姬寘之宮掖編威遇翻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從千容翻復扶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姬豈宜寘之宮掖夫御

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實錄皆曰甲子按下云己巳唐

宗一七肅度萬安公主為女道士今從舊本紀唐肅已已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癸酉校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

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樂音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誦質略自柳林突

出斬之兵敗潰散士卒逆走故曰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人別奏入人唐令制每軍大將一

掌率務奏倣威大將軍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誦質略以其首歸之唐肅宗左右押衙各五人子將人資其分行陣金鼓及部署備各二人誦質略以其首歸之唐肅宗從唐肅宗又新舊紀皆云六月癸酉朔默啜死於唐肅宗實錄七月戊寅詔書與唐肅宗實錄云乘其

衣冠早就戮除其能提議然與借詣關懸其首於廣街按曳固回紇同羅曹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

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骨咄祿即骨咄祿之子也及默啜諸子親

信略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因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

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

睿宗神主附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附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

附睿宗而肅明后祀於別廟非 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

來降武后萬歲通天時奚契丹叛帝即位之後孫佺薛訥相繼喪師兩蕃不敢乘勝憑陵中制以失活為

松漠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為刺史貞觀末以契丹諸部為嶺南州統

部為匹部赤山二州并松漠府凡六部十州今復以其酋長各為刺史 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

酺為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李盡忠即萬歲通天吐蕃復請

和多復必復無復同上許之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

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噉欲谷以為謀主噉欲谷年七十餘昆多智略

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北河之曲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陵上言此屬徒以其國

喪亂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

剽掠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謀畜間工日滋久

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伺相吏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

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

然求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諛辭皆非事實比毗至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安帖

皆欲自衍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孔子曰惡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鄉時已嘗寘降戶

於河曲皆獲安寧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邇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

資台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七

無變今北虜尚存謂默啜雖死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彼時謂貞觀之時

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也觀之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

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泰阿悉爛

等眾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

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先悉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

邊使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在慶州

方渠縣北方渠縣北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絳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眾於黑山呼延谷在慶州

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賊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

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唐主英武民和我眾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

并立寺觀並立寺觀賊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賊欲谷曰不可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

逐水草居逐水草居無常處無常處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

而居變更舊俗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索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橋陵在同州蒲城縣三十里是歲朝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

旭犯賊旭犯賊按之反為所擄左遷衢州刺史衢州唐武德四年分置衢州屬州京師東南四十七里為韓仁錫東

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卒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

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若異曰朝隱明望惟錄云懷慎為黃門監吏部尚書封爵既久宋璟盧

其切然享國歲久其切然享國歲久所積德于朝必有人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懷慎切為吏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

部時部時貶睦州及李德裕去睦州懷慎未嘗入相又四年未為享國歲久今不取

請自鬻以辦喪事請自鬻以辦喪事史云唐懷慎之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

罔極寺以病告謁告罔極寺以病告謁告唐高宗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天后立罔極寺於大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

輩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

吏吏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

吏吏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

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四方館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

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杜稷也崇曰臣恨不

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尋崇正少卿并廣通實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崇曰臣恨不主書趙

誨為崇所親信唐中書省有主書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下獄後又請上由是不悅

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考異曰朝野僉載崇微舍人倪若水被至八百貫因諸王

上言之諸王入眾共拔之遂得一無所問王書趙誨受崇餽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宗宣敕死後有

傳崇乃勸曰別教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死夜遣給使使趙誨之助蓋批字也今從舊傳

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數所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

守式又翻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按舊書楊思勗傳時為內常侍右監門衛將軍內侍內

五品上環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奏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丙辰上幸驪山溫湯乙丑還宮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

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平章事通他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

使百官各稱其職證補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

中國患朝廷旰食朝直達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全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

事者競生心微倖好呼到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全慟哭而死郝靈全困人以為功故以璟與蘇

頌相得其厚頌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頌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

厚誠為國器僕射謂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按舊書蘇頌傳頌以紫微姚宋相繼為相

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見賢達及李林甫為

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史終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

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辛丑罷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復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貢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貢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

由尚書奏擬按唐制貢外郎從六品侍御史起居郎亦從六品補闕七品拾遺及監察御史則八品耳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舊志東都至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

三年之制未終去年六月唐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

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言不足以為笑異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闕中不穩幸

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更工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

二百匹己酉上行幸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入閣供奉者應內張朝參立於供奉班

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

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諛諛無量之言諛言也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

過嶠谷道隘不治嶠谷宜秋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東駕行幸有知頓使使疏史朝宋瑛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

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

罪朝堂而後赦之朝直上從之考異曰唐書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宋璟傳云上欲求寧之補

官爵二傳相傳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雜錄曰上幸東都至麟德宮當賜交結上以

行官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吾將遊焉於廣慶或云六軍填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此

寺多計華往規之力士因奏云集樂方給樂給樂小駝按樂於正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遂命小駝而頓

消暑焉乃數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丁固受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都未幾暑也今不取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案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

都督於柳城制復扶又如字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以太子詹事姜師度

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月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嗣音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謚曰悼夏戶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武攸止武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彊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為邏祿兵擊之上不許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